

哲 学 史

敦尼克、約夫楚克、凱德洛夫、

米丁、特拉赫坦貝尔

主 編

哲学史

第三卷 下册

敦尼克、約夫楚克、凱德洛夫、

米丁、特拉赫坦貝爾

主 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六二年·北京

第五章

封建制度瓦解和向资本主义 过渡时期（19 世紀上半叶和中叶） 苏联各族人民先进的哲学思想 和社会学思想的发展

19 世紀上半叶和中叶，不仅俄罗斯的，而且苏联其他各族人民的先进文化和社会思想的发展也得到了相当大的成就。

沙皇俄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俄罗斯民族的統治階級——地主和資本家——压迫着許多非俄罗斯民族的人民群众。

参加俄罗斯多民族国家的許多民族同俄罗斯民族一起遭受着地主和資本家的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同时又都是沙皇制度和俄国剝削階級的民族——殖民地压迫的对象。

沙皇专制制度实行了大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它是被压迫民族的創子手和折磨者，它压制和摧殘了它們的民族文化。

沙皇制度是包括俄罗斯人民在內的苏联各族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它千方百計地煽动各民族之間的糾紛，在俄罗斯居民中間培植对其他各族人民的沙文主义情緒。

但是，除了官方的、沙皇、地主和資本家的俄国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俄国——工人和农民的俄国，革命的俄国，先进文化的俄国。

非俄罗斯民族加入俄罗斯多民族国家，在客觀上是历史的进

步现象,并且归根到底促进了这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由于这些民族和俄国联合在一起,就能够使受沙皇制度压迫的俄国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同俄国工人反对专制制度、地主和资本家的革命运动打成一片,使非俄罗斯民族吸取俄罗斯文化的成就。

19世纪上半叶,苏联各民族在自己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方面彼此间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格鲁吉亚和阿美尼亚,这个时期进行着封建农奴制度瓦解和资本主义关系形成的过程。在中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和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兹和沙皇俄国的其他许多经济落后的“边区”,还完全是封建关系、甚至常常是宗法氏族的关系占着优势。

和苏联各族人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相适应,他们形成民族的过程和他们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过了各自不同的道路的。不过,苏联每一个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虽然各有特点,但他们的文化和社会思想的发展却有着共同的历史前提。19世纪上半叶和中叶,苏联各族人民的先进的社会思想,其中包括哲学思想,首先是在各民族的劳动阶级反对极端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政治压迫和精神压迫、反对地主和正在形成着的大资产阶级的社会压迫的斗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进的社会思想是在反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反动的、神秘主义的宗教思想体系和自由保皇派的观点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世纪上半叶和中叶苏联各族人民的先进社会思想发展的主要历史前提就是如此。

如果说沙皇制度和俄罗斯民族的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对俄国的其他民族实行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压迫政策,压制他们的文化,那么,俄罗斯民族的被剥削阶级——工人、农民和俄

国知識分子的先进代表——則支援了被压迫民族和部族的劳动阶级反对沙皇制度和剝削者的解放斗争。沙皇俄国被压迫民族的进步文化活動家认为，俄国的进步社会活動家和作家——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普希金和萊蒙托夫、別林斯基和赫尔岑、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涅克拉索夫和薩尔梯柯夫-謝德林是他們的导师和思想領導者。

在19世紀初叶，拉吉舍夫的繼承者、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曾是卫护俄国各被压迫民族的自由和平等的代言人。19世紀中叶，俄国革命运动的活動家主張消灭一切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給劳动群众带来了民主思想，使他們認識了俄国民主文化的成就。受沙皇制度压迫的各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逐漸和俄罗斯民族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汇合在一起，这就为先进的俄罗斯文化对苏联其他民族文化发生广泛的和有益的思想影响創造了基础。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同其他各民族的先进社会思想傳統一起，成为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波罗的海沿岸、中亚細亚和苏联其他各民族的革命思想家和文化活動家的世界觀的重要思想泉源。他們的先进的社会思想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正在于此。

同时，苏联其他民族的先进思想家，也和俄罗斯的革命思想家一样，並沒有局限在狹隘民族主义的圈子里，而是研究西欧各民族的历史經驗和理論思想，接受了外国的先进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影响（18世紀末法国的革命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17—18世紀唯物主义者和費尔巴哈的学說，黑格尔的辯証法和其他等等）。

历史事实证明：尽管在沙皇俄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里民族压迫曾經橫行一时，但是各族人民的先进文化活動家的友誼，他們之間的思想交流和精神財富的相互交換还是促进了包括哲学在內

的社会思想的发展。俄国地主和资本家的大国沙文主义，以及被压迫民族的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遭到了解放运动的活动家和俄罗斯民族及苏联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的代表者的回击。各族人民进步文化活动家的思想友谊以及他们反对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也是他们的先进社会思想发展的重要思想政治前提之一。

19世纪上半叶和中叶苏联各族人民的进步哲学思想，和俄罗斯民族的进步哲学思想一样，是有它自己的历史特点的。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世界观是剥削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它和各种形式的宗教思想（正教、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等）最密切地、直接地联系在一起。沙皇制度在哲学方面到处培植最反动的唯心主义观点，迫害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唯物主义以及社会学和美学方面的进步思想；在这方面沙皇制度有被压迫民族的封建主和大资产阶级作为同盟者。唯心主义哲学家利用沙皇制度、教会和剥削阶级的支持，企图诱使沙皇俄国各民族的先进人士放弃革命斗争和科学的世界观。神秘主义的经院哲学学说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这些学说从唯心主义立场来观察认识论问题和哲学伦理问题，脱离社会发展的需要，脱离先进的科学和艺术，并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

苏联各族人民的先进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在反对宗教和唯心主义的经院哲学理论的斗争过程中，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和生活密切相连的、以改造生活为目的的一些哲学问题上，也就是，注意社会学、美学和伦理学的问题，注意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

往往同社会政治思想、同科学和艺术错综交织在一起的苏联各族人民的先进哲学思想的力量和意义，取决于它的代表人物解决社会生活、科学和艺术的哲学问题的深刻程度和效能，取决于他们在为沙皇俄国人民民主革命作思想准备时，对解放运动和各民族

族文化所发生的强大影响。

— 乌克兰

在乌克兰和在俄罗斯一样，从18世紀末—19世紀初开始，封建农奴制关系瓦解的过程加强了，经济中的新的资本主义成分成长了，乌克兰民族和它的基本阶级进一步形成的过程完成了。

渗透到乌克兰的一切经济部门中的商品货币关系破坏了徭役经济制度。国内社会生活方面的这些新现象，它的经济联系的增长都促进了同其他民族的来往，促进了在乌克兰传播俄国和西欧的科学成就，其中包括哲学的成就。生产力的增长推动了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的发展。19世紀初叶科学思想的巨大中心是哈尔科夫大学，而稍晚一些则是基辅大学，在那里，进步的学者用自己的劳动推动科学前进，并且发展了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传统。十二月党人，特别是南方协会的活动家——彼斯节里、巴里亚亭斯基、波利索夫兄弟和在乌克兰驻屯部队中活动的这个运动的其他参加者，对19世紀最初二十五年的乌克兰先进社会思想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1826—1850年間乌克兰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动摇了农奴制度的基础，加强了对人民群众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经济状况恶化了。乌克兰人民遭受了沙皇制度的残酷的民族压迫。乌克兰的人民群众反对农奴制度和沙皇制度、争取自由和土地的公开起义日益频繁。1826—1854年，在俄罗斯帝国所发生的六百七十四次农民起义中，乌克兰占了一百二十次。

所有这一切的总和，决定了反对沙皇制度和农奴制度的解放运动在乌克兰的发展。从19世紀40年代起，革命民主派成为这个解放运动的鼓舞者和思想家，他们在乌克兰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

治思想的发展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

乌克兰革命民主主义最著名的代表是天才的詩人和思想家塔拉斯·格里哥里也維奇·舍甫琴珂(1814—1861)，“他的作品充滿了对压迫者的深深的仇恨，这对于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意識和社会意識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①。

舍甫琴珂生于基輔省的一个农奴家里。他从幼年时代就担起了不自由的生活的一切重担。

舍甫琴珂是在封建农奴制度危机时期从事活动的，当时無論是在俄国，或在乌克兰，农民都起来对地主和沙皇制度进行公开斗争。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一样，舍甫琴珂在乌克兰成为业已迫近的农民革命的思想領袖。他在自己的世界观里反映了农奴的愿望和利益。他是反对拥护农奴制的反动派、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不調和的战士。他在自己的文学作品里号召人們进行反对沙皇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斗争，认为乌克兰人民和俄国人民群众的团结一致是乌克兰人民取得解放的道路。

1846年舍甫琴珂积极地参加了秘密的政治組織——“基利尔—美福季协会”。他在这个协会里領導着革命民主派，对自由主义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傾向进行了斗争，这种傾向的主要代表者是柯斯托馬罗夫和庫里什。

1847年詩人由于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捕，被流放到遙远的奥連堡独立軍团去当兵，禁止他写作和繪画。乌克兰和全俄国的进步輿論都对这个判決表示强烈的憤慨。

十年的流放並沒有摧毁革命詩人的战斗精神。回到彼得堡以后，舍甫琴珂繼續积极地进行了文学活动和社会政治活动。但是，沙皇制度的迫害損害了他的健康，他在四十七岁时就死去了。

① 苏共中央“乌克兰重新合并于俄罗斯三百周年(1654—1954)宣傳提綱”，見“新华月报”1954年第2期第124頁。

舍甫琴珂接受了乌克兰文化发展的进步傳統，并且把它提高到更高的阶段。同时，詩人也看到了自己的前輩斯柯沃罗达、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和其他人的世界觀的局限性，他們沒有提高到承认反对农奴制度的革命斗争的必要性。

这位乌克兰思想家是熟知古希腊羅馬思想家的哲学和17—19世紀的西欧哲学的，他对18世紀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說评价很高，并且对唯心主义抱有否定态度。

舍甫琴珂是貴族革命家一十二月党人的傳統的继承者，他把他們叫做“神圣意志的捍卫者”、“我們的第一批受难的使徒”。他发展了在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和其他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的創作中所体现的热爱自由的思想。还在流放以前，革命詩人就和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特别是和蒙貝里)发生了联系，他們在自己的革命起义计划中企图依靠舍甫琴珂在乌克兰的革命活动。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別林斯基、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舍甫琴珂世界觀的形成和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們反对沙皇的民族压迫政策和挑撥俄国各民族相互仇視的政策，承认乌克兰人民的自由的民族发展的权利，并且号召俄国和乌克兰劳动者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共同斗争。同时，舍甫琴珂的哲学和社会政治观点也具有独特的特点，这些特点反映了乌克兰人民的文化傳統。

舍甫琴珂世界觀的中心是社会問題。在反对沙皇时，舍甫琴珂把他們叫做“食人者”、“真理的迫害者”。在“沙皇”这首詩里，他热情地呼喊道：

要叫劊子手惩罚他們——

沙皇——这些万恶的劊子手！①

① “塔拉斯·舍甫琴珂选集”(五卷集)195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卷第79頁。

在揭露沙皇政权的反人民性质时，舍甫琴珂揭穿了关于“善良的”沙皇的神话，反对在人民中间流传的对沙皇的幻想。

从舍甫琴珂的著作里，散发出阶级斗争的气息。他了解农民同地主，其中包括同乌克兰“本地的”地主，同最残酷的农奴制压迫进行武装斗争的必要性（见“海达马克”、“寒冷的深渊”、“流刑犯”等）。他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起揭穿了自由主义者和他们对改革的幻想，并且号召农民起义。还在40年代他就在“训条”里号召“拿起斧子”。当1858年农民改革正在准备进行的时候，诗人写道：

……不要期待仁慈，
不要期待不快活的自由——
自由已经沉睡了：是沙皇尼古拉
强迫它睡去的。为了要使
穷人醒来，必须尽快地
让全世界打好武器，
把斧子磨得更锋利——
那时他们就会觉醒。^①

舍甫琴珂常常从唯心主义的立场来解释社会生活，但是，他也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因素。他认为人民群众、劳动者以及他们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在社会生活中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用所谓“无阶级的”乌克兰民族的“一脉相承”的发展来解释乌克兰的历史。与此相反，舍甫琴珂则把乌克兰的历史理解为农奴反对地主和沙皇的斗争史。

舍甫琴珂把乌克兰从民族压迫下的解放看做俄国一切民族的社会解放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位革命诗人是俄国、乌克兰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兄弟般的

① “塔拉斯·舍甫琴珂选集”（五卷集）195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卷第284页。

革命團結和友誼的捍衛者，是為斯拉夫民族的友誼而鬥爭的戰士。同時，舍甫琴珂也反對沙皇俄國統治階級的民族壓迫，把沙皇叫做烏克蘭的“劊子手”，憤怒地揭露專制制度把白俄羅斯變成了“牢騷和哭泣的國家”。

敏銳而有深刻見解的思想家舍甫琴珂對科學技術在社會生活中的革命化作用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在從流放處回來的時候，在伏爾加河的輪船上詩人在自己的日記里記載道：“……在深夜的死亡般的寂靜里，輪船使我感覺到好像一個巨大的、瘡癩地咆哮的張着大嘴準備吞沒凶暴的地主的怪物。偉大的富爾敦！偉大的瓦特！你們的年青的、不是每天而是每時都在成長着的孩子們很快就會吞食掉鞭笞、王位和君權，吃掉外交官和地主…… 法國百科全書派所開始的事業，在地球上的一切地方將由你們這些巨人般的、天才的孩子們來完成。我的預言是無可置疑的。”^①

這位烏克蘭思想家預見到工業、技術的強大發展歸根到底將使封建制度到處滅亡。在談到法國百科全書派時，舍甫琴珂承認先進思想在社會發展上起重大的作用。

舍甫琴珂看到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可救藥的缺陷：在一個極端是財富；在另一個極端則是貧困和飢餓。這位烏克蘭的偉大歌手的社會意向接近於農民的空想社會主義。他認為：在通過革命消滅了農奴制度之後所產生的新的社會制度下，一切人都將是平等的，並且將像兄弟般地共同生活，享有共同的財產。舍甫琴珂寫道：

在世界上是否有某種東西
比兄弟之誼更快活，
比享受公共財富

① “塔拉斯·舍甫琴珂選集”（五卷集）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卷第112頁。

的果实更快活？^①

舍甫琴珂的文学创作是反对农奴主的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反对乌克兰的自由派民族主义者的。舍甫琴珂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和他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他的著作具有强有力的无神论倾向。

他的著作贯彻着这样一种思想：自然界、物质是永恒的和无限的。在自然界中一切都处于变化的过程中，旧的东西在死亡，新的东西在产生。舍甫琴珂深信：人是能够认识世界的，而知识的来源就是现实生活、现实。

在“海达马克”和“梦”这些诗里，在日记和他的其他作品里，诗人反对了关于神、关于灵魂不死、关于彼岸的阴间世界、关于“来世的”天堂等等的宗教虚构。

诗人一无神论者在“梦”（“人各有自己的命运”）这首诗里对人民公开地断言：“世界上没有神！”“没有，没有天堂！”，并且号召信教的人的醒悟，不要相信神甫，不要祷告上帝：

……所有的神，

所有外国宫殿里的偶像，

都是骗人的！^②

舍甫琴珂认为：宗教是专制制度和地主—农奴主统治阶级的武器。他尖锐地揭露了宗教和沙皇制度的政策之间的密切联系。他在日记里写道：“莫斯科的旧的国内政策的主要枢纽就是正教。”^③ 这位思想家愤怒地谴责上帝“侮辱”普通人民，“偷偷地跟地主老爷们商量怎样统治世界！”舍甫琴珂揭露了那些用宗教的幌子隐藏自己的自私自利的人们，那些“不惜金钱建立教堂”、同时却使

① “塔拉斯·舍甫琴珂选集”（五卷集）195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第424页。

② “塔拉斯·舍甫琴珂选集”（五卷集）195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卷第321页。

③ “塔拉斯·舍甫琴珂选集”（五卷集）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卷第131页。

自己的“祖国”“血流成河”的人們的伪善面目。舍甫琴珂以革命詩人所特有的全部热情，憎恨为农奴制压迫作辩护的教会。他对波兰天主教士、耶稣会士、羅馬教皇的反人民行为作了特別尖銳的批判，按照詩人的說法，这些人“像在小酒館里拿鮮血做买卖”的人（“邪教徒”）。

在舍甫琴珂的著作里常常遇到“神”、“神圣”这一类的字眼，但是，舍甫琴珂并没有把通常的宗教内容注入这些从民間創作中借用来的字眼。

舍甫琴珂的“神”，通常指的是普通人民观念中的社会正义。但是，在这个宗教术语里也表现出他的无神論的局限性。

乌克兰的资产階級民族主义者、教会人士，还有最近的资产階級教授孟宁^①，都利用这种局限性不正确地把舍甫琴珂描繪成信仰宗教的人。

但是，反动派却十分了解舍甫琴珂創作的革命傾向和无神論傾向。例如，安东尼大主教于1911年在他給基輔省长的抗議书里反对基輔城市杜馬关于募集資金建立塔拉斯·舍甫琴珂紀念碑的決議，他写道：在他的著作里包含着“不信神，褻瀆行为，否定政权和法律，对……正教教会……沙皇专制制度的仇恨”^②。

舍甫琴珂的世界观有它的历史局限性的特点。这些特点特別表现在他不把自己的观点叫做唯物主义；同时，在当时对唯物主义一詞的广泛流傳的錯誤理解的影响之下，他也錯誤地把唯物主义了解为完全没有高度思想兴趣和追逐物质財富。

舍甫琴珂的唯物主义观点在他的美学中得到了最明显的反映。他认为，艺术的初始的、第一性的东西是自然界本身的美，而

① 塔拉斯·舍甫琴珂“乌克兰詩选”克拉倫斯·孟宁翻譯并作序，新澤西，澤西城1945年英文版第55—59頁。

② “苏維埃文学研究”1939年基輔版第4卷第157頁。

不是像唯心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是“美的观念”。他说，艺术家不能够超越他周围的自然界的范围。任何离开“永恒的美人——自然界”的企图，都只能使艺术家成为“精神的畸形儿”。舍甫琴珂的这种唯物主义立场是和乌克兰自由主义者柯斯特马罗夫的唯心主义观点直接对立的。柯斯特马罗夫断言：美的概念并非导源于自然界和人的生活，而是导源于宗教信仰。

舍甫琴珂把自然美看得比艺术作品的美更高。

在捍卫真实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时，舍甫琴珂反对盲目地摹写现实。“我不是说像银板照像法似地摹仿自然：那样的话，就没有什么艺术，就没有什么创作，也就没有什么真正的艺术家了……”。^①

按照舍甫琴珂的想法，艺术家必须认识现实，干预生活。

诗人批判了艺术中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他在自己的日记里证明：波兰的艺术学家李别尔特在他的“美学”这部著作里所宣扬的唯心主义美学理论是毫无根据的。关于这部著作，舍甫琴珂在日记里说：它“充满了德国唯心主义”^②。

在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时，舍甫琴珂力图使文学和艺术为普通人民服务，提倡艺术的人民性、它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性。他故意把自己叫做“土”诗人。

舍甫琴珂要求艺术作品要有高度的艺术形式。他号召诗人的诗要“更轻松和更深入地渗透到内心世界”，绘画作品要保持“生活的风趣和活力”。作为一个画家，他是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的。他在他的绘画里面反映了普通人民的苦难生活、受俄国专制制度压迫的“弱小”民族的贫困。作为杰出的雕刻家，舍甫琴珂曾当选为俄国艺术科学院的院士。

① “塔拉斯·舍甫琴珂选集”（五卷集）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卷第66页。

② 同上，第60页。

在为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而斗争时，舍甫琴珂力图论证文化的民族形式的必要性。他写道：“……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固有的、只属于它的特点，就简直像果子羹一样，并且是最没有味道的果子羹。”^①

乌克兰人民的伟大诗人和思想家舍甫琴珂获得了世界的声誉和光荣。舍甫琴珂的不朽的艺术作品和他的革命思想对乌克兰进步文化的发展，对全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19世纪下半叶在农奴制垮台以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舍甫琴珂事业的继承者是乌克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巴纳斯·密尔纳依、马尔柯·沃夫楚克、谢尔盖依·巴多林斯基、依万·弗兰柯、鲍威尔·格拉波夫斯基、米哈依尔·柯秋宾斯基、列霞·乌克兰卡等人^②。

二 白俄罗斯和立陶宛

白俄罗斯人民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在立陶宛和波兰封建主的异族压迫之下，到18世纪末才和自己的老大哥——俄罗斯民族重新联合起来。白俄罗斯和俄国的重新合并，使白俄罗斯人民避免了强制性的波兰化，加速了白俄罗斯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白俄罗斯人民的力量能够和俄罗斯人民的强大力量联合起来为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的”压迫者而斗争。

1795年立陶宛的并入俄国在客观上促进了立陶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把立陶宛人民从普鲁士容克封建主的奴役下拯救出来。

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人民受到了沙皇制度的民族殖民地压迫，

① “塔拉斯·舍甫琴珂选集”（五卷集）195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卷第7页。

② 关于19世纪70—90年代乌克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世界观将在“哲学史”第3卷里探讨。

受到了俄国、波兰和“本”民族的地主和资本家的社会压迫。在与俄国劳动者共同反对这些反动势力的斗争中，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革命力量得到了发展，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人民的进步文化也发展起来。

从19世纪初叶起，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革命力量就参加了全俄国反对农奴制度和沙皇制度的解放运动。1825年，在驻扎在国家西部地区的军队里活动的十二月党人，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中间唤起了革命情绪。

在1861年改革以前的时期和改革后的最初几年内，自发的农民发动的浪潮席卷了整个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这个浪潮终于发展为1863—1864年反对地主和沙皇制度的群众性的农民起义。

当时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农民解放斗争的最著名的领导者，是白俄罗斯的革命家、民主主义者康士坦丁·谢苗诺维奇·加里诺夫斯基(1836—1864)。

加里诺夫斯基出身于贵族小地主家庭。1860年他从彼得堡大学毕业。加里诺夫斯基的世界观是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他在追随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的白俄罗斯和波兰革命者的彼得堡小组里受到了革命教育。

1861年初，加里诺夫斯基回到了白俄罗斯，并且在1862年和瓦列里·伏鲁布略夫斯基以及其他入一起用白俄罗斯文创办了秘密的农民报“庄稼人真理报”，这个报纸宣传了反对地主和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的思想。

在理解了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对反对沙皇制度的整个民主斗争的意义以后，加里诺夫斯基支持了1863年的波兰起义，但是，就其革命要求来说，他比波兰起义的小贵族领导人更前进了一步，他们讨厌加里诺夫斯基的农民民主主义。但是，加里诺夫斯基对波兰民族运动的民主主义倾向作了过高的评价，并且在他的观点中

还有把过去的封建的波兰理想化的因素，而这是和历史真实相违背的。

加里諾夫斯基为革命地解决农民問題，亦即为无代价地把全部土地移交給农民而斗争。抱着这个目的，1863年他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組織了农民起义。起义遭到了失敗，加里諾夫斯基被沙皇政府判处了死刑。

加里諾夫斯基确信，白俄罗斯的幸福的未来只能在反对沙皇制度和地主的革命斗争中得到，只能在与俄国的革命力量建立密切的联盟的情况下得到。他看到了农奴专制制度的俄国同革命的俄国、車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的俄国之间的区别。

加里諾夫斯基的社会观点是貫穿着革命民主主义精神的。他要求以革命来消灭君主专制制度，并且用民主国家来代替它。他宣傳了基于自由和平等的原則来建立共和国的思想。按照他的想法，在这样的国家里，由“选出的人的會議”实行管理，設立“公正的法庭”，軍隊保卫人民的利益。他力图建立这样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为了使我們的人民永远自由和幸福，庄稼人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能有任何劳役，并且对国库不支付任何租賦”^①。

与断言农奴制和君主制度的“必然性”和“不可动摇性”的反动派相反，加里諾夫斯基抱有进步的历史观点，认为一切現存的社会制度都是暫时的。如果說社会学家、反动派和自由主义者都掩飾現时社会的阶级矛盾，那末，加里諾夫斯基却看到了社会的阶级分化，認識了沙皇政府的阶级性，因为这个政府容許“每一个有势力的人愚弄穷人”。在发动农民为土地和自由而进行武装起义时，他梦想建立一个既沒有富人也沒有穷人的社会制度。

但是，农民民主主义者加里諾夫斯基的社会观点是有其历史

① “庄稼人真理报” 1862年第2号。